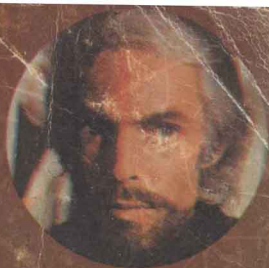


世界文豪译丛

大仲马 传世之作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The Splendid Heritage—Works of Alexandre Dumas pere

甘肃人民出版社

龙雯龙序译



基督山伯爵 上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世界文豪译丛
大仲马传世之作

基督山伯爵(上)

(法)大仲马 著

龙 雯 龙 序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风流才子大仲马

大仲马于1802年出生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县城。祖父是一位法国侯爵，在殖民地圣多明各同一位黑白混血妇女生了他的父亲，携回法国后却不给予他合法身份，只好从母姓。他于1798年参军，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效命共和国，因英勇善战、出生入死而被拿破仑提升为将军，后于1799年反对拿破仑远征埃及而被黜，最终死于贫困。他娶了一位旅店主之女为妻，大仲马是他的第二个孩子。

大仲马只上过几年小学，通过自学与刻苦笔耕，逐渐开辟了文学写作的道路。他痛恨波旁复辟政权，曾参加1830年七月革命，独力夺取了一所弹药库，被拉德务任为旺代地区国民自卫军的组织者，因受保皇的农民反对而返回巴黎。后来大仲马还曾在1848年作为共和党人参加竞选而失败，并于第二帝国时期因反对拿破仑第三而几度流亡于布鲁塞尔等地。1859年他在海峡中的根西岛拜晤了被放逐的雨果。1860年在都灵见到了加里波第，回到马赛后斥资采购军火接济意大利的独立运动。这些明显的政治性活动说明了他的自由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倾向。

大仲马于1817年成为律师的听差，在办公室里管杂事。从1823年迁居巴黎，决心以编写剧本为生。他进入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服务，并同一位女缝纫工生下了儿子小仲马(1824—1895)。此后或独力或与人合作写了不少剧本，均未受欢迎。直到1829年底，他的《亨利三世和他的朝廷》获得较大成功，声誉突起，初次跻身于巴黎上层文学界。1832年，开始有人攻击他抄袭和侵犯智力产权，此类指责到他成为多产作家后更为频繁。他于1833年开始写游记，1837年被授与荣誉勋团的勋章。在此时，除了继续写剧本和游记处，由于艳羨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并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法国历史，他开始写法国历史小说。在文友马凯特的帮助下陆续写出一些十分流行的小说，如《三个火枪手》、《玛戈王后》、《二十年后》、《约瑟夫·巴尔萨莫》、《王后的项链》、《昂日·布瓦沙尔尼伯爵夫人》等。在自1844年起的10余年间共以他的名出版小说200余部，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其中《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二十年后》以及《基督山伯爵》等作品垂于久远而不泯。

在他最多产的10数年间，正逢报刊连载小说成为风行一时的文艺形式。大仲马曾于一年间同两种报纸签约，应允写出九部小说，并且曾因失约被控败诉。名记者雅各曾撰文题为《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公司》的文章，攻击他把别人的著作加上自己的名字而刊行。大仲马

对雅各起诉竟得到胜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大仲马干了不少“穷人暴富”的蠢事。他按《基督山伯爵》中的宏伟设想在马里·勒·洛阿修建了基督山别墅，房舍园林及内部装修耗资钜万，穷奢极侈，但三年后不得不以廉价脱手，亏了三万法郎。他还独资创办了《一月间》、《火枪手》、《基督山》、《独立》等报刊，除《基督山》周刊延续了五年外，其余存在时期均不长。他创建的“历史剧场”专演他的历史剧，成立三年后宣告破产。1851年他因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对他形成威胁，也因为躲债而逃亡比利时。次年他欠债累计10万法郎，宣布破产。1851年起，书商勒维开始出版他的全集，最终以301种结集，共1300余册。他被誉为“传奇文学之王”、“讲故事人的王子”，是至少在数量上不负其名的。当他在世时，只有雨果的丰富想象与生动的描述能与他抗衡。在他死后，雨果写道：“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不仅属于法兰西，它属于欧洲；而且它不仅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世界。”

仲马一生风流，情妇更迭的频繁几乎能赶上作品梓行的速度。他又奢侈大度，常以金钱扶助无名文人并赞助各种事业。有时他允许他人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小说以博取稿费，因为这种小说的质量是为出版商所不取的，而有了他的署名就可以卖钱。各式各样的妄诞的计划和投资、吸血蚂蟥般的寄食者和清客以及他的一掷万金的生活习惯，使他最终一贫如洗。

1863年，多年来假装不知道大仲马其人的罗马教廷授给了他最高的“勋章”——他们终于把大仲马的著作列入了《禁书目录》。1870年他刊出了最后一部重要的小说《普鲁士的恐怖》，书中警告法兰西要提防普鲁士的强盛和侵略。1867年7月他所预言的普法战争爆发，9月法国败降。这时他已到皮伊地方依其子小仲马为生，于同月患中风，同年12月5日逝世。

大仲马的著作虽具有独特的法兰西历史的题材内容，但在国外流传极广。即在他生时，《三个火枪手》已成为欧洲各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而《基督山伯爵》刊出后，迅即被译为德、西、意语，后来被译为几乎所有民族语言。在我国，自20世纪初起就有这两种书的多种译本。《三剑客》、《侠隐记》是当时对《三个火枪手》的不同译法，而《基督山恩仇记》电影在30年代亦曾风行。

大仲马曾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者从他的历史小说的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绚丽多采的背景描写和智冷峻的哲理对话中，能瞥见法国历史及人物的风貌，捕捉其时代的气息。在今日看来，大仲马的小说虽对人类的贡献，却远不止供消闲解闷的谈资而已。

故事梗概

基督山伯爵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长篇小说, 1844—1845

[法国]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 1802—1870)

一八一五年二月底,年轻的代理船长爱德蒙·邓蒂斯回到马赛港。老船长病死途中,他曾托邓蒂斯把船开到爱尔巴岛去见囚禁中的拿破仑。拿破仑委托邓蒂斯带一封密信给巴黎的拿破仑党人首领诺蒂埃。邓蒂斯这次回国,志得意满,已准备好要结婚。他打算一俟举行了婚礼,便前往巴黎。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厄运正在等待着他。在货船上当押运员的邓格拉斯觊觎着船长的职位,不满于邓蒂斯要升任船长;邓蒂斯的未婚妻美茜蒂丝的表兄弗南正在追求她,对邓蒂斯是又嫉又恨。结果是弗南把邓蒂斯写的一张告密条投给了当局。正当举行婚礼之际,邓蒂斯被捕了。审理这个案子的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他发现邓蒂斯携带的信的收信人就是他的父亲。他唯恐碍于自己的前程,便把邓蒂斯当危险政治犯,投入水松堡监狱的死牢,自己则星夜赶到巴黎,向路易十八报告拿破仑即将返回大陆的消息,因而获得荣誉团勋章。百日时维尔福依仗父亲的保护,身为马赛的首席法官,他不理会船主摩莱申诉,仍把邓蒂斯囚在牢中。邓蒂斯在死牢中过了许多年,一天,突然发现有人在近旁挖掘的声音,原来是隔壁牢房的法利亚神甫在挖地

道。两人相遇后，合谋越狱。就在一切就绪的时候，法利亚得病倒下，奄奄一息，他让邓蒂斯一人走，邓蒂斯不肯，法利亚告诉邓蒂斯：地中海上有一座荒无人烟的基督山岛，岛上埋藏着斯巴达红衣主教的巨大财产，他经多年研究才发现了这一秘密，但来不及探明就被捕了。神甫死后邓蒂斯随机应变，钻进包裹法利亚尸体的麻袋里，让狱卒给扔在海中，然后他用刀划破麻袋，游到邻近的一个小岛上。次日，一只走私船搭救了他。他在狱中共过了十四年，向法利亚神甫学得很多知识，并经过法利亚的分析，才知道自己坐牢完全是被三个仇人投石下井，他发誓一定要复仇。获得自由之后，“他的眼睛射出仇恨的光来”，“时而闪耀出厌世和仇恨的阴沉的火花”。他利用走私船四处漂泊的机会，在基督山岛发现了宝藏：一个大柜隔成三部分，分别装着古金币，金块，以及钻石、珍珠和宝石，邓蒂斯一下子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他现在急于“回到社会里去重新获得地位、势力和威望，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钱才能使人获得这一切——钱是支配人类最有效和最伟大的力量”。于是，邓蒂斯以上帝的名义要去惩恶扬善了。

他从做过裁缝的卡德罗斯那里了解到邓格拉斯和弗南陷害他的实情，并得知美茜蒂丝已同弗南结了婚。他花了二十万法郎弄到了那封告密信。

船主摩莱尔是他的“恩人”。摩莱尔曾冒着危险为搭救他出狱不遗余力地奔走过，还照顾过邓蒂斯的父亲，给过他一袋金币，后来用来办了后事。这时摩莱尔已经破了产，他剩下的最后一条船也不幸沉没了，绝望之余，准备自杀。邓蒂斯化装成银行专员突然而至，帮他偿还了债务，送给他一艘新船，使他重振产业，还给了他女儿一笔优厚的嫁资。邓蒂斯说：“我已代上天报偿了好人，现在复仇之神让位于我，让我去惩罚恶人！”

过了八年，即在七月王朝时期，邓蒂斯才回到巴黎复仇。在这期间，他成了一个银行家，化名为基督山伯爵。他同罗马附近的一伙强徒有勾结，利用狂欢节把弗南的儿子阿尔培绑架了，然后又出面保释了他，两人相约在巴黎见面。这时，维尔福是巴黎法院检察官，邓格拉斯作了银行家，弗南成了伯爵、议员，三人都飞黄腾达，十分显赫。基督山伯爵手

牵三根复仇之线，齐头并进。

先说弗南的结局。弗南做了很多坏事，才爬到当时的社会地位，为了掩盖自己过去的罪恶，已改名莫尔塞夫。基督山伯爵早就摸清他的丑史，现在假他人之手在报纸上披露了莫尔塞夫伯爵二十年代在希腊出卖和杀害了阿里总督，引起议员们的质询。基督山收养在家的海蒂就是阿里总督的女儿，她出席议会作证，使莫尔塞夫伯爵狼狈不堪。莫尔塞夫伯爵本来寄希望于儿子阿尔培同基督山伯爵决斗，以此雪“耻”。但美茜蒂丝早就认出基督山伯爵是邓蒂斯，她把真情告诉了阿尔培，阿尔培不顾有损于自己的名声，与基督山伯爵讲和，最后决定同母亲一起抛却这沾满了鲜血的家产，不辞而别。莫尔塞夫去找基督山伯爵决斗，基督山点出他在滑铁卢战役中是逃兵，在法军出兵侵入西班牙时作过向导和间谍，又出卖和杀害了自己的恩主阿里总督；基督山伯爵最后说出自己就是邓蒂斯。莫尔塞夫吓得逃回，正遇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离家出走，他随即开枪自杀。

再说邓格拉斯的结局。邓格拉斯在法军入侵西班牙时因供应军需品而发了财，他的银行能调度三、五百万法郎。基督山伯爵拿出欧洲大银行家的三封信在邓格拉斯那里开了三个可以“无限透支”的户头，慑服了邓格拉斯。然后他又收买了电报局的雇员，发了一份虚报军情的急报，诱使邓格拉斯抛出公债券，折损了一笔巨款，再加其他打击，一时损失了一百七十万法郎。邓格拉斯为了避免银行就此倒闭，正想物色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婿。他看中了一个名叫安德烈亚的花花公子，以为他是一个意大利亲王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维尔福和邓格拉斯夫人的私生子，是个从狱里逃出来的苦役犯。这也是基督山伯爵设下的圈套。就在邓格拉斯的女儿和安德烈亚举行订婚仪式之际，宪兵前来逮捕安德烈亚。邓格拉斯窃取了济贫机构的五百万法郎逃到意大利，在路上他被基督山伯爵所左右的一伙强人绑架。他们先让他饿肚子，一顿饭要他付十万法郎，一直到他把五百万法郎全都吐出来。基督山伯爵这时对他说出自己就是邓蒂斯，给他五万法郎去谋生路，他头发一下全变白了。

基督山伯爵最大的仇人是维尔福。他到巴黎后先买下维尔福的一座旧邸，请维尔福夫妇和邓格拉斯夫妇赴宴。原来在二十几年前，维尔

福和邓格拉斯夫人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关系：邓格拉斯夫人在这里生了一个私生子，维尔福正要把婴儿活活埋在树下时，孩子被后来当了基督山管家的伯都西奥偷走了。现在邓格拉斯夫人重来旧地，见景生情，当场晕倒。狡黠的维尔福自此对基督山伯爵起了疑窦，他亲自去找基督山的熟人布沙尼神甫和维尔莫尔爵士调查基督山的底细，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山伯爵一人假扮的。维尔福夫人同她丈夫是一丘之貉，为了让她的亲生儿子单独继承维尔福父亲的遗产，她催促维尔福的女儿瓦朗蒂娜同弗兰士结婚。但瓦朗蒂娜已和船主摩莱尔之子马克西米连相爱。直到努瓦蒂埃让弗兰士知道，他曾为了拿破仑的事业在决斗中杀死弗兰士的父亲，才把维尔福夫人的阴谋破坏了。在与维尔福夫人的交往中，基督山揣摸出维尔福夫人企图让他儿子独吞全部家财的内心隐秘，就在似无意实有意中把一个毒药的秘方透露给维尔福夫人。维尔福夫人为达目的，就用此药方把维尔福的前岳母毒死，还要毒死努瓦蒂埃和瓦朗蒂娜。努瓦蒂埃的老仆人误服毒药身死。由于马克西米连的缘故，瓦朗蒂娜得到基督山的保护。基督山在瓦朗蒂娜卧房的隔壁租了房屋，常常夜间进来，把维尔福夫人倒在杯子里的毒药换掉。最后，基督山伯爵让瓦朗蒂娜吃了一种药，她象死去无异，被基督山伯爵暗中运往基督山岛。维尔福刚好审理安德烈亚的案子。基督山伯爵已把安德烈亚的身世透露给他本人。安德烈亚在法庭上和盘托出，维尔福回到家里，发现妻子畏罪自杀并毒死了他所宠爱的儿子，他终于发了疯。

基督山伯爵大仇已报，深深地感谢上帝。他安排美茜蒂丝母子住到他在马赛旧屋中，让马克西米连和瓦朗蒂娜在基督山岛见面，赠送给他一大笔财产。基督山伯爵同海蒂远走高飞了。他留下信息，让马克西米连夫妇把维尔福的全部财产捐给巴黎的贫民，并让他们记住这几个字：等待与希冀！

（郑克鲁）

Sincere
Science
目 录

第1章	未来的船长	(1)
第2章	唐泰斯父子	(8)
第3章	迷人的梅尔塞苔丝和她的两个追求者	(15)
第4章	爱情与阴谋	(24)
第5章	没有不散的宴席	(29)
第6章	代理检察官和他的小美人	(40)
第7章	秘密审讯	(48)
第8章	地狱之门	(57)
第9章	两对情人的订婚之夜	(66)
第10章	路易十八:诗人国王	(71)
第11章	科西嘉岛的吃人妖怪	(77)
第12章	父子密谈	(84)
第13章	朝秦暮楚	(90)
第14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子神甫	(97)
第15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05)
第16章	两个人的世界	(118)
第17章	圣人法里亚	(126)
第18章	宝藏之谜	(142)
第19章	日落西山	(152)
第20章	真真假假	(160)
第21章	死里逃生	(164)
第22章	走私贩子	(173)
第23章	芝麻开门	(179)
第24章	奇珍异宝	(185)
第25章	印度富翁	(193)
第26章	夫妻客栈	(198)
第27章	悠悠往事	(208)

第28章	英国商人	(220)
第29章	莫雷尔公司	(226)
第30章	朱丽的嫁妆	(237)
第31章	神秘的东道主	(250)
第32章	苏醒	(271)
第33章	罗马强盗	(276)
第34章	显身	(304)
第35章	锤刑	(324)
第36章	罗马狂欢节	(336)
第37章	圣塞巴斯蒂安陵墓	(353)
第38章	约会	(368)
第39章	宾客临门	(374)
第40章	餐桌上的恭维	(392)
第41章	初露锋芒	(402)
第42章	贝尔图乔先生	(414)
第43章	奥特伊别墅	(419)
第44章	为亲人复仇	(425)
第45章	血雨	(444)
第46章	无限透支	(455)
第47章	灰斑马	(465)
第48章	人生观	(476)
第49章	希腊美女	(485)
第50章	莫雷尔一家人	(489)
第51章	苦恋	(498)
第52章	毒药学	(507)
第53章	《恶棍罗贝尔》	(521)
第54章	多头和空头	(535)
第55章	临时父亲	(545)
第56章	临时儿子	(555)
第57章	偷吃禁果	(567)

第58章	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577)
第59章	爱情与遗产	(584)
第60章	伯爵与检察官夫妇	(591)
第61章	无中生有	(600)
第62章	别墅里的阴谋	(609)
第63章	悲剧重演	(617)
第64章	狼狈为奸	(627)
第65章	唐格拉尔夫妇的秘密	(635)
第66章	婚姻计划	(643)
第67章	检察官与男爵夫人	(652)
第68章	夏季舞会	(662)
第69章	侦查	(669)
第70章	德·莫尔塞夫伯爵夫人	(678)
第71章	鸳梦重温	(687)
第72章	突如其来的死亡	(691)
第73章	私奔	(701)
第74章	葬礼与婚礼	(726)
第75章	决斗	(734)
第76章	唇枪舌战	(744)
第77章	总督的悲剧	(754)
第78章	内幕新闻	(771)
第79章	第三次死亡	(787)
第80章	医生与检察官	(797)
第81章	餐桌上的阴谋	(802)
第82章	夜盗	(819)
第83章	上帝的惩罚	(831)
第84章	博尚	(836)
第85章	旅行	(842)
第86章	惊心动魄的公审	(853)
第87章	挑战	(865)

第88章	侮辱	(871)
第89章	神秘的夜访者	(880)
第90章	决斗	(887)
第91章	母子出走	(899)
第92章	玩火自焚	(905)
第93章	大难临头	(913)
第94章	认罪	(920)
第95章	父与女的较量	(931)
第96章	乐极生悲	(939)
第97章	出走	(949)
第98章	紧急逃亡	(955)
第99章	蹊跷的求情	(966)
第100章	真人露面	(976)
第101章	蝗虫现形	(982)
第102章	瓦朗蒂娜之死	(988)
第103章	逼上梁山的许诺	(993)
第104章	唐格拉尔的签字	(1003)
第105章	悲痛欲绝	(1014)
第106章	母子分家	(1027)
第107章	狮穴	(1043)
第108章	履行诺言	(1050)
第109章	开庭公审	(1059)
第110章	精彩的起诉书	(1065)
第111章	赎罪	(1072)
第112章	别了,巴黎	(1080)
第113章	往事如烟	(1092)
第114章	陷身盗穴	(1104)
第115章	路易吉·万帕的菜单	(1114)
第116章	饶恕	(1121)
第117章	花好月圆	(1126)

第1章 未来的船长

1815年2月24日，马赛港前哨圣母塔上的瞭望员，望见了从士麦那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法老号。领港员立即跳上小船，从港口出发，绕过伊夫堡，在莫尔季翁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三桅船。

圣让要塞的平台上顷刻聚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大船抵港从来都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一条在弗凯亚人的古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船主又是本地人，便更惹人注意了。

船渐驶渐近，它安然通过卡拉萨雷涅岛和雅罗斯岛之间由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峡，随后绕过波梅格岛，继续向前行驶。它借助三张主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帆，渐渐驶近，但速度缓慢，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纷纷探听船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然而，海上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假如发生了什不测事故，也一定与海船本身无关。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大船并无丝毫失去控制的迹象：大锚即将抛下，艏斜桅的支索已经脱钩；领港员正把法老号引向马赛港的狭窄通道。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年轻的水手，目光炯炯有神，动作敏捷，他密切注视着船的运行，复述着领港员的每一道命令。

人群里隐约弥漫的不安情绪，终于使站在圣让瞭望台上的一位观望者忍耐不住，他不等海船进港，便跳上一只小艇，向法老号划去，在雷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年轻水手看见这个人来到，便离开了领港员身旁的岗位，脱下帽子，拿在手里，走上前去。

这个看上去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身材颇长而强健，长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他身上具有一种沉静而坚毅的气质，这是从小就习惯于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啊！是您，唐泰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您的船上显得这么死气沉沉？”

“莫雷尔先生，真是太不幸了！”年轻人回答说，“太不幸了，在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附近时，我们失去了勇敢的勒克莱尔船长。”

“那么货呢？”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在这一点上您会满意的，不过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怎么了？”船主带着明显轻松多了的神情问，“嗯，这位好心的船长究竟怎么了？”

“他死了。”

“掉在海里了？”

“不，先生，他得脑膜炎死了，临终时痛苦不堪。”说完，他转身面向手下的人。“嗨！”他命令道，“各就各位，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遵命行事。霎时间，船上十名水手迅速分散，有人去船的下后角帆索处，有人去转桁帆索处，有人去吊索处，有的去三角帆帆索处，还有的去主桅帆索处。年轻水手不很经意地环顾了一下，看见大伙都已开始干活，便又转回到船主身边。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又提起被年轻水手中断了的话题，继续问道。

“天啦，先生，真是不可思议！勒克莱尔船长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交谈了好久，离开时情绪非常激动；一天后，他开始发高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把他平放在一张吊床上，认真仔细地裹好，在他的头、脚上各系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在埃尔季利奥岛附近把他葬了。我们带回了他的十字荣誉勋章和他的剑，准备交给他的太太。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年轻人露出一丝苦笑继续说道，“他在英国打了十年仗，最后还能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唉！有什么法子呢，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愈来愈放心了，“人总有一死。年老的人总得让位给年轻的人，否则，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赚进两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年轻水手见船已经驶过圆塔，便大声喊道：“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

仿佛在战舰上一样，他的命令迅速被执行了。

“全船下帆，收帆！”

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所有的帆都降了下来，海船凭借自身的冲力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进。

“现在，莫雷尔先生，请您上船来吧，”唐泰斯看见船主有些不耐烦，便说道，“那一位是您的会计唐格拉尔先生，他已走出船舱，您想问什

么，他都能回答您，我得招呼抛锚，并给船挂丧。”

船主毫不犹豫，抓住唐泰斯扔给他的绳索，以水手一样灵巧的动作，爬上钉在海船弓形侧舷上的梯子。唐泰斯回到大副的位置上，让他刚才提到的名叫唐格拉尔的人跟船主交谈。

唐格拉尔约莫二十五六岁，生就一副谄上傲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因此，他作为会计就让水手们厌恶，现在更加引起大家对他的普遍不满，而与他相反的是，爱德蒙·唐泰斯却受到众人的拥戴。

“莫雷尔先生，您好，”唐格拉尔说，“您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吗？”

“是啊，是啊，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真是一位勇敢而诚实的人哪！”

“更是一位优秀的海员。他与大海和蓝天为伴度过了一生，本是负责莫雷尔父子公司最合适的人选。”唐格拉尔答道。

“但是，”船主看着正在指挥下锚的唐泰斯说道，“我觉得要懂行也不必像您说的非得要那么老的船员，唐格拉尔，您看看我们的朋友唐泰斯，我认为他干得也挺出色，无须向任何人请教。”

“嗯，”唐格拉尔答道，他向唐泰斯斜瞟了一眼，闪射出忌妒的目光，“是啊，他年轻，年轻人毫无顾忌。船长刚死，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便发号施令，在厄尔巴岛，他多逗留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他是大副，接替船上的指挥，是他的职责，”船主接着说道，“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那是他的错，除非这条船出了什么毛病需要修理。”

“这条船像我的身体一样棒，也如我向天主祈祷的，像您的身体一样棒，莫雷尔先生。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纯属他大胆妄为的缘故，他不过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

“唐泰斯，”船主转身对年轻人喊道，“到这儿来。”

“对不起，先生，”唐泰斯说道，“我一会儿就来。”接着，他对全体水手说，“下锚！”

锚立刻落下，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纵然有领港员在场，唐泰斯仍然尽职尽责，直到最后一项操作完成为止。

这时，他又吩咐道：“把信号旗降到旗杆半中央，再把公司旗降下一半致哀；把横桁交叉放好！”

“您看，”唐格拉尔说，“他简直自命为船长了，我敢肯定。”

“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高兴地说。

“不错，但还得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认可才行，莫雷尔先生。”

“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呢？”船主说，“他还年轻，这我很清楚，可是我觉得他做事尽心尽力，航海经验也相当丰富。”

唐格拉尔的额头上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走过来说道，“船刚抛锚，我现在可以听候您的吩咐了。您刚才叫我，是吗？”

唐格拉尔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问您，为什么您在厄尔巴岛停泊？”

“我也不清楚，先生，我只是为了完成勒克莱尔船长最后的一项命令，他在临终前交给我一包东西，是给贝特朗大元帅的。”

“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大元帅呀。”

“见到了。”

莫雷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把唐泰斯拉到一边，焦急地打听拿破仑的近况。

“皇上好吗？”

“单从外表看，健康极了。”

“那么您见到皇上了？”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进来了。”

“您跟他说话了？”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唐泰斯兴奋地说道。

“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问了问船上的情况——何时出发回马赛，是沿哪条航道来的，装载些什么货物。我猜，倘若船是空舱，我又是船主的话，他可能要把船买下来。不过我对他说，我只是大副，船属于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哦，哦！’他说道，‘我知道这家公司。莫雷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当船主的。那年我在瓦朗斯驻防时，莫雷尔家族还有一个成员和我在同一个团队里当兵哩。’”

“一点不错！”船主喜形于色地说道，“他是波利卡尔·莫雷尔，我的叔叔，后来也当了船长。唐泰斯，日后您对我的叔叔说，皇上还惦记着他，您会看见他感动得掉眼泪的，这个老兵啊。好啦，好啦，”船主慈爱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道，“唐泰斯，您按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停了一下，做得好啊，不过如果有人知道您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

还同皇上交谈过，您很可能会受连累的。”

“先生，这怎么会连累我？”唐泰斯问道，“我根本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东西，皇上向我提的问题，他如果见了任何陌生人也会那么问的。哦，对不起，”唐泰斯转口说道，“卫生检查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能走吗？”

“当然，当然，亲爱的唐泰斯。”

年轻人离开了。当他走远之后，唐格拉尔又挨了过来。

“看样子”他说道，“他摆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在波托费拉约港停泊啰？”

“极为充分，亲爱的唐格拉尔先生。”

“哦，好极了，”那人又说道，“眼见一个伙伴不能克尽职守心里总是很难过的。”

“唐泰斯尽职了，”船主回答道，“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耽搁的。”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交给我？没有！怎么，他有一封信要交给我吗？”

“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船长还托付他转交一封信。”

“您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唐格拉尔？”

“就是唐泰斯去波托费拉约时留下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波托费拉约？”

唐格拉尔脸刷地红了。

“那天我经过船长的房门口时，门半开着，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唐泰斯。”

“他一点也没提起过这件事，”船主说，“假如他有这封信，他肯定会转交给我的。”

唐格拉尔想了一会儿。“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他说道，“我求您千万别对唐泰斯提起这件事，或许是我弄错了。”

此时，年轻水手走了回来，唐格拉尔便走开了。

“啊！亲爱的唐泰斯，您现在没事了？”船主问道。

“没事了，先生。”

“进港手续不麻烦吧。”

“不麻烦。我交给海关人员一份货物清单，又把其他证件交给了货栈派来的一个人，他是和领港员一起来的。”

“那么您在这里的事情做完了？”

唐泰斯向四周又看了看。